

二程全書

冊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本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卽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則一也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慊看用處如何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蘇軾字新吾用其成詞

問陳大簡曰蘇軾詩可謂平語之類同者曰新字賦一語不以語之類類然中

或問曰又次於全次之其明景五即否曰鶴中無五即字不可存

或問香學文曰有兩向志云以香香學之事世以雞附翰之真論又問公幾

問次翰何曾否曰不可全翰前其何曾答耳某年二十報香香煙黃箋謝問某

姑出曰于綴習報何以及羅否曰不可及

故不美於殊之享蓋極節不用世父之命而人文獻器作對其對不合於文

問主其有于綴儀而購購其學曰其堂肯或是否曰于綴其儀購只係其對

問計對本

歐陽修五卷書第一十

時佩卷之第六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門人張繹錄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爲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恆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己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某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

聞義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

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

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一本云湜不能用又云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其來問

易遂為說以獻貴人注云獻蔡下如用說桎梏之類

謝惜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為

士而惑此也邪曰惜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

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

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厚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

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諡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旣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平

韓公持國使掾爲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柰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彝叟程子為泛舟之遊典謁白有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遽還程子問客何為者曰上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爾子曰如斯人者公字缺一無薦夫為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以子不為通子曰大底今之大臣好人求己故人求之如不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為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温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張閔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

力未衰尙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尙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

必得我師焉若止二大戶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子之整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宏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宏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下

子思子之說也。其言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孟子之說也。其言曰。性善。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程子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朱子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王陽明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陸九淵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楊慈湖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羅整庵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孫汝匯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黃道周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張其成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陳俊民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楊文舉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楊文舉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楊文舉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楊文舉之說也。其言曰。性即理。性善則能盡性。能盡性則能盡心。能盡心則能知天。能知天則能化。能化則能與天地參。此其大綱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

幽王失道始魚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

民如禽獸

魚藻之什其序如此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
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爲體恕爲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
貫之之忠恕也

真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
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
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
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覲亮之處瑾爲得矣使吳之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懽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爲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爲婦違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蓋平望入與對而計之必不貞而不諒猶大信不約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

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亦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爲小而四國爲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於下者乃赫赫於上者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

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

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下

卷之二十一

...

...

...

...

...

...

...

...

...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語錄

宜興唐棟彥思編

棟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
其他莫如論孟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脈威儀以養其
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心又不知求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
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子貢伯溫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
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

周恭先
字伯溫

潘子文問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如何曰此為子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伯
溫問子路既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

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

潘晏字
子文

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

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

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

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君貺天小畜卦

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

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温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

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

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

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大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棣問禮記言有忿懣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能以正心矣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温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棟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鰲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爲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闕止爲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温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間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無友不忠信之人

棟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並駕雖

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鬪而已

李處遯字嘉仲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卽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棟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棟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

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却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燭火之不熄皆是意思常要己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

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夏侯旄
字節夫

伯温問西狩獲麟以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語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爲之

又問如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須是合四人之能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大成則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如言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

亦皆高才職事皆修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
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繇功又不成故舜
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遏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爲堯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

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

夷一作

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

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
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
公子言其不得爲公子也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
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人道故曰否之匪人

亨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
何曰北宮黝之養勇也必爲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
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爲約故以黝爲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棟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曰仁卽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矣亨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亨仲問吾與汝弗如也之與比吾與黠也之與如何曰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孔子以爲吾與汝弗如也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勉進已也不喻其言則以爲聖人尙不可及不能勉進則謬矣

棟問紀裂須爲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

謂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
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
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温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
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
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
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周伯溫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

一作欲

有少私

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衆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

又問鄭人來輸平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憑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至宋亂宣公行私

惠之過也

一作罪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心中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唯其他門人便須辨問也

又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

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獮有祭鷹

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棣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又問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而知

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

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圓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爲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尙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婿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

豈當對諸公說邪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

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昇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昇僧伽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卽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

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柰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周伯溫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烏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

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聖人與衆人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尙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棟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

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
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一作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

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

言之則有四支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

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眼是地理

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

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

至今人已數倍之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

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

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

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溫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

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回可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

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為愛脇持人說利害其實為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温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之一本無之字而已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

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一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貴一問興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
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
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牆面而立
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衣冠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謂
隘矣疑若有惡矣然却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只
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問武王果殺紂否曰武王不
曾殺紂人只見洪範有殺紂字爾武王伐紂而紂自殺亦須言殺紂也向使
紂曾殺帝乙則武王却須殺紂也石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
死唐虞揖讓墟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
食祿耳

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
亦是清忠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

顏色復其位復班位之序過位是過君之虛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之時有容色者蓋一在於莊則情不通也私覲則又和悅矣皆孔子爲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服麕是鹿兒齊必有明衣布欲其潔明衣如今涼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爲之也非帷裳必殺之帷裳固不殺矣其他衣裳亦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鄉人儻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氣而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式凶服負版蓋在車

中

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故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爲不善爲問孔子以堅白匏瓜爲對繫而不食者匏瓜繫而不爲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也

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相遠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不相遠耳權之爲義猶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知或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爲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迹是不踐己前爲惡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曰壯有室之時父子相繼爲一世王者之

効則速矣又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卽戎矣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畜君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爲信不果乃所以爲果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大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楊中相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

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尙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

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君子不爲亮殺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非此之謂亮以天子之命誅天下之賊雖多何害

周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年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棧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

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温又問二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温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上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慄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先生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爵皆在堂下又問唯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勝者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顓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棟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

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血氣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問熒惑退舍果然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爲之臣尙幾不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弭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衆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卽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爲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

今所謂倒迥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
卽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
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於齊致於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
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
則不絕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於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
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
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義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爲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禘曰禘合
祭也諸侯亦祭禘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
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

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太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百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卽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今因以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可革

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爲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

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尙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服冕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如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爲尊范文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爲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願乘桴浮於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

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兵強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畿亦不聞勁今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予欲無言蓋爲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棟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

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

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

人也又問左氏以爲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

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

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爲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禮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

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爲主而逆后爲遂也曰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爲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爲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爲其不下堂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大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會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爲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飶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閔閔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敘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螟蛉蝶羸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旣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不曾孔子昔嘗寤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卽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果無夢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傅說真箇有傅說在傅巖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曰

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翁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

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柰何哀
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
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卽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
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
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爲大夫曾皙不肯
爲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爲季氏
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爲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
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爲常都不知有
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
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爲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爲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卽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卽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大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于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紂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卽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
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
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
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旣而懽然相
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
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
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旣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
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
及夫情欲竄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曰厚愛敬之心曰薄本心失而仁
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
謂修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
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

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尙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

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
欲必不能勝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天後天皆合於天理者也入欲則僞矣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一作歌以感化

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

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

之也夫婦道一關雎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

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

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曰比者直比之温其如

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

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子終不可

謏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一本

章首云能治亂
絲者可以治詩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

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曆已絕周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曆已見

紂自絕於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薦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

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爲情動爲心質幹爲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

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
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
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
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
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
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
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爲之規畫然後復取觀
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概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
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
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

觀五丈原非

非一作曰言

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楊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揚雄萇解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矣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

後著書著書不
得已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

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

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

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天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婚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臥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入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四

...

...

...

...

...

...

...

...

...

...

...

...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本

胡氏注云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誠意以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

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方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

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

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

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

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

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

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

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
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
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
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
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
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

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
善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
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盛德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

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焉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
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

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

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

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

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

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

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

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
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
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
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
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
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己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

序見伊川先生文集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

集有而字有奇異一作

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

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

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

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

釋褐主永興軍鄠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為令

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

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

者十餘人先生為政

集無為政二字

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

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眾罪入極典者纔一人

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

集無令字

為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

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

集有者字

也其誠心感

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

集無未至二字

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

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

之初

集作行

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

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

帝卽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

以其出處卜時隆污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

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

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集作希世能集作得造其藩闕集作闕

者蓋集無蓋字鮮況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

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育字忿厲之容接人温然無賢不肖皆使之

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

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

寔傲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

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

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

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人各得輸其情集有又嘗二字問御史

曰正己以集無以字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怠集作忽先生抱經濟大

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

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

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

哉立之家集無家字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集無此上五字與先生集有好情字

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

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此上四十三字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

最多得先生行事為最集無此最字詳先生終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

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集無此上二十七字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乎委

曲纖細集作悉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湮沒不傳以為

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

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

隆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
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
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
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
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
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集無屋漏臨
政愛民則如保乎乎字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
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
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
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
真可謂大丈夫者集有與字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
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
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

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尙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

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

其思索

集有微字

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

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

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

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

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

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

冲融而

集無而字

必合

集作由

乎規矩準繩蓋真顏孟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

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數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

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

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

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集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

起司馬公君實以為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為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

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集作自用之計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為朝廷惜士大夫

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為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

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大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

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

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

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兩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

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

邊鄙防戍城寨斥埃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

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

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久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

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陽殆十餘

集無餘字

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

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調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旣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

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 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問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

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旣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

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鄂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旣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

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
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俛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
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
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
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隕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
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
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
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
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
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
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

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明道先生墓表

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幼有高識非禮

不動

見語錄

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舂陵周茂叔先生

見哲宗徽宗實錄

皇祐二年

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

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大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

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

見文集

呂希哲原明與先

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

見呂氏童蒙訓

舉進士嘉祐四

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

見涪陵記善錄

治平熙寧

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

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

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之日伏見南

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

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

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
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
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稱首
元豐八年哲

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

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劉子曰臣等切見河南處

真儒者高蹈聖文之逸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純備學問淵博材質

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純備學問淵博材質

勁而正有中立不倚之風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

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

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以不務乃文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

足以及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不務乃文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

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搏學放非必能過之頤道則有博放才所不及者樂觀其

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

乞訪之或問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遺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

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遺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

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儒得一專經之席豈不感哉十一月

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

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至君子之純粹早與

闕下四方俊又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

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

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一人而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

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先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

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是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國

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一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

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

喻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

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

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

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

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三道見文集又

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

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

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間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

德見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

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

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

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

是者亦數十條

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

在朝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

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

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

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

而講日幸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

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

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

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

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

見文集楊時曰事道

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

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

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

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

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

主上見知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

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

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

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

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

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常首肯之

見文集

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

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

見語錄

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

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

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

不敢不自重也

見邵氏聞錄

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

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

見語錄

一日

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析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曰恐無此事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

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

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

見語錄

時神宗之喪

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

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

特設宴是喜之也

見文集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官物也先生曰若

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

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

乃為妻求封乎見語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

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

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

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

類巧為詆謗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

待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

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

程頤不歌即不言歌怨不哭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戲

詰之曰正叔不好佛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素食肉忌日喪之餘也

子瞻令具肉食曰為佛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素食肉忌日喪之餘也

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並設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為食

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鄙語戲正叔為相正叔事

人朱公撥輦衛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正叔事

有疑必質於伊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其門者無

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其門者無

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
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

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

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

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

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

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

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皆用軾意又呂

云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愈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

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爲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

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

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稀潤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

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

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且入朝與頤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

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
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
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
術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
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陛下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
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去先生既就職再上
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

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

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

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

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

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

軾弟轍執政纒進稟便云但恐不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而監察

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

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

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

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

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

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

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

此除乃李邦直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

職不久即嘗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

致仕也未詳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

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鼓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

籍黨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

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

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

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

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

蓋未能無失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

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

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

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

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

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

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

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

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

誦孝經以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

曰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無所不能謝良佐曰親瞻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

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遂止

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

卑則鹽易洩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也

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國時吾猶改也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踞

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尙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爲

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

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

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

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一作維

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

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

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於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

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

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一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

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無一

吾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

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一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

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

一作某等之志

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

而後徵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祀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焯四
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
城是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
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

略節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
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
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
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
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
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

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未爲有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甘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

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
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
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
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
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
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
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
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
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
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
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
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
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